

心香一瓣

藏在暑气里的绿意

王 吟

夏日的烈日泼洒在屋顶上，瓦片被晒得滚烫。院墙根一小片泥地，几株薄荷竟悄然扎了根，在酷烈的阳光下默默挺立着。它们似乎天生不畏这灼人的暑气，倒像是吸足了太阳的精髓，叶儿愈发深绿起来。

我初识薄荷，是在儿时邻家奶奶的院子里。奶奶墙角下就养着几丛，平常无人过问，她却每日不忘提个小喷壶浇上一圈水。水流过处，叶片轻轻摇动，绿意便显得愈发水灵。奶奶总笑呵呵地采下几片嫩叶，丢进粗瓷大碗中，再撒上滚烫的水。水汽裹挟着那清冽的香气袅袅升腾，深吸一口，仿佛五脏六腑都得到了清凉的灌溉。白居易曾言：“何以销烦暑，端居

一院中”，这院中的薄荷，便成了消暑的良方。

后来我家墙角下也冒出了几株薄荷，想是风或鸟雀带来的客人。它们不择地方，在瓦砾堆边和砖缝间也生得自在。日头越是毒辣，那叶片反而愈发精神抖擞，油绿得仿佛能滴下水来。手指轻轻拂过叶背，便沾上一抹凉意，如同触到一块深藏的碧玉——那凉意沁入指尖，分明是土地深处暗涌的泉脉，借了绿叶悄然浮出地表。

有一年，暴雨倾盆而至，水裹着黄泥漫过墙角，几乎要将那几株薄荷吞没了。我忧心它们被冲毁，第二日天放晴了赶紧去看，只见积水退去，

薄荷浑身泥点，叶片却依旧向上伸展着，竟比雨前更显鲜亮茁壮。它们并不声张自己的存在，只在泥泞过后，更用力地吐纳着阳光与空气，那绿意便如同一种无声的宣告：生命自有其韧度，足以默默承载突如其来的冲刷。

如今暑热依旧，我偶尔也学当年邻家奶奶的样子，掐几片薄荷叶丢进茶壶里。沸水倾注而下，绿叶在澄澈的水中舒展回旋，最后安然沉入壶底。凝视着碧水微漾，轻啜一口，那微涩之后的清凉便徐徐散开，仿佛有一片小小的绿荫，在唇齿间悄然撑开。

于是明白了，原来暑气里也藏

着一份执着生长的绿意。它无需丰沛的雨水，不必肥沃的土壤，只需窄窄的立足之地。人说“薄荷花开蝶翅翻”，在我眼中，这小小植物无需蝶翅招摇，它自有其沉静庄严的活法——烈日愈是当头，它的绿意就愈发浓重深沉，仿佛拂袖地要将整个酷夏的燥热都吸吮进去，然后悄悄酿成清凉，回赠人间。

杯中的茶气依然袅袅不绝，细看那几片舒展的绿叶，便知道它们所蕴藏的远不止清凉：那是大地在暑热煎熬中默默积蓄的生机，是生命在酷烈之下悄然吐纳的呼吸——每啜饮一口，便觉得那绿意不仅润了喉，也渐渐从舌尖渗进了心底。

凡人心迹

面香与蝉鸣

宗薪莉

又是一年蝉鸣的夏季。雨后的天空澄澈如洗，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青草的芬芳。走在这条被雨水冲刷得发亮的小路上，我的思绪不由地飘回了二十五年前那个夏天。

记忆中，奶奶总是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，瘦小的身影在缝纫机前忙碌着。她的手指灵巧地穿梭于布料之间，针脚细密而整齐。奶奶是村里出了名的能干人，无论是地里的农活还是家里的琐事，她总能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如今回想起来，我才明白，她并非无所不能，只是生活的重担逼着她不得不学会一切。

奶奶那一辈的女性，大多没有机会读书。她常说：“别看我长了一双眼睛，其实我什么都看不见。”这句话里藏着多少无奈与心酸。因为吃过不识字的苦，她格外重视子女的教育。每次我趴在桌前写作业时，奶奶总会坐在一旁，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轻轻摩挲着我的课本，眼神里满是羡慕与期盼。“晶晶，你一定要好好念书。”这句话，成了她对我说的最多的话。

夏日的傍晚，雨后的菜园是最迷人的地方。奶奶挎着竹编的小篮子，带着我去摘菜。园子里的番茄红得发亮，茄子紫得发黑，豆角垂挂在藤蔓上，像一串串翠绿月牙。而我总是惦记着那些藏在瓜叶下的小白瓜，像寻宝一样拨开层层绿叶，寻找最白最胖的那一个。有时候发现一个即将成熟的，就偷偷做个标记，等着下次来收获。

回家的路上，野草调皮地钻进我的

凉鞋，挠得脚心发痒。奶奶就会蹲下身，仔细地帮我把草屑挑出来，她的手掌粗糙却温暖。到家后，我迫不及待地小白瓜浸在冰凉的井水里，切开后一定要奶奶先尝。她总是和蔼地摸着我的头说：“奶奶胃不好，你吃吧。”然后转身去和面，准备做我最爱的手擀面。

奶奶和面的功夫堪称一绝。她揉面的样子像是在进行某种神圣的仪式，面团在她手下渐渐变得光滑柔韧，最后达到“三光”的境界——手光、面光、盆光。切番茄时，鲜红的汁水顺着刀锋流下，散发出诱人的酸甜香气。虽然家里的油罐里永远只插着一根绑着铜钱的筷子作量勺，但奶奶总能把这些简单的食材变成人间美味。

擀面杖在奶奶手中灵活地滚动，面团渐渐变成一张薄如蝉翼的面皮。她切面的动作行云流水，每一根面条都均匀细长。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冒着泡，面条下锅的时机总是恰到好处。最幸福的是偶尔能加个荷包蛋，金黄的蛋黄慢慢凝固，像一个小太阳浮在汤里。吃完加了鸡蛋的面条，我心里能美一整天。

如今，超市里随时能买到各种面条，温室里的番茄一年四季都红艳诱人。可那些食物，怎么也比不上记忆中的味道。在这个雨后的傍晚，我决定亲手复刻奶奶的手擀面。当面粉在指尖变成面团时，我仿佛又看到了奶奶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，闻到了那个夏天特有的味道——混合着泥土、青草、番茄和面香的，爱的味道。

世间万象

萤光虽微暖人间

沈 亚

夏夜，我坐在院里纳凉，四周黑漆漆的。夜风轻摇，远处暗弱的灯火，便在树影间时隐时现。

忽然，一点绿色的微光，从墙角草丛间升起，忽明忽暗，飘忽不定，原来是只萤火虫。这细微的绿色，在黑夜里显得格外清亮。它飞得不高，只在离地两三尺的地方盘旋，时而向上跃起，时而低垂下落，仿佛被无形的绳索系住了。

儿时乡间萤火虫很多。夏夜常见稻田上空，浮动点点流萤，宛如银河碎星散落人间。孩子们将萤火虫捉来，装进玻璃瓶，置于床头。那一瓶幽光，便照亮了童年的梦境。有时半夜醒来，仍见瓶中萤光闪烁，胆小的孩子就觉得非常安心。

眼前这只萤火虫，飞了一会儿，停在草叶上，光芒渐暗。我以为它就此歇息。不料片刻之后，它又亮起来，向别处飞去。生命原本就有明有暗，有起有伏，也需有所执着。前段时间，我遇见一位老人。他已是癌症晚期，但每天坚持写日记。他说：“我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就要更加珍惜……”他的生命之光，就像这萤火一样，虽然明灭不定，却始终不曾自我熄灭。

我想起古人咏萤的诗句。“夕殿萤飞思悄然，孤灯挑尽未成眠”，道尽了寂寞；“银烛秋光冷画屏，轻罗小扇扑流萤”，写尽了闲情；“于今腐草无萤火，终古垂杨有暮鸦”，叹尽了兴亡……人总爱将情感寄予外物，好像萤火虫也有悲欢离合。殊不知，它们既不懂诗歌，也不解哲学，发光只为生存繁衍。但这又有何妨？世间万物，本就有诸多共情之处。

那点绿光渐行渐远，终至不见。我望着它消失的方向，心头泛起微澜。这渺小

的生命，或许明日就不在了，但今夜它闪烁过，飞舞过，这便已足够。就像已离世的老李，他一生清贫，却资助了几个贫困学生。葬礼那天，学生们每人捧着一盏小灯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，有些光芒虽然微弱，但永远不会消失。

我们何尝不是时间长河里的流萤？有人光芒万丈，有人暗如星火，最终都归于沉寂，差别只在于照亮范围大小。但谁又能断言：只照亮方寸天地的光，就不弥足珍贵？白日里，我刚读过鲁迅先生的《热风》：“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，只是向上走，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……有一分热，发一分光，就令萤火一般，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……”萤火虫不能驱散黑夜，却足以指明方向。这让我想起很多志愿者，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，但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“微光”，却照亮着生活的每个角落。

人若能如萤火虫那样，发出自己的光，哪怕再微弱，哪怕再短暂，也就不枉此生。我朋友赵老师的书桌上，摆着一张老照片，那是三十年前支教时的合影。照片里，那些儿时现已人到中年，有的成了医生，有的当了老师，有的做了法官，有的回乡创业……当年那小小的萤火，如今已化作满天星光。

夜深了，庭院里又飞来几只萤火虫。它们时聚时散，在黑暗里划出优美的光弧。我忽然想起泰戈尔的诗句：“天空中没有鸟的痕迹，但我已飞过。”萤火虫的生命虽然短暂，但它用微弱的光芒，证明自己存在过。

萤火虽微，亦是光明。这光明或许不能照亮整个世界，但足以点亮一颗心灵，温暖一个角落，指引一段路程……



草原炊烟袅袅 吴雨田 摄

生活感悟

开往幸福的地下铁

李光明

城市的动脉，不总在地面上。当黄昏漫不经心地涂抹天际线，另一条更湍急的河流，正在地心深处奔涌。我每天的通勤，便是从一个岸口，渡向另一个岸口。而那个等待的站台，就是我的“地下河岸”。下沉是必经的仪式，电梯带走最后一缕天光，空气变得沉闷而温吞，混杂着金属、尘土和人群的体味。站台是一片狭长的陆地，亮如白昼的灯光驱散了地底的幽暗，却照亮了无数张藏着期盼的脸。在这里，等待不是消磨，是给奔赴幸福脚步稍作喘息。

人们沿着黄线，像一排排准备迁徙的候鸟，沉默地站立。每个人都低着头，手机屏幕的微光是他们编织幸福的织针——穿西装的年轻人眉头虽紧，指尖划过的或许是给孩子网购的绘本链接；背画板的女孩，耳机里淌出的旋律，正勾勒着她即将展出的插画；依偎的老夫妇望着隧道深处，他们等待的不仅是列车，或许是周末要去看望的孙辈，那双眼眸里盛着的，是岁月酿出的甘醇。

我们是这座城市里的陌生人，却在地下河岸共享同一份奔赴。列车驶近的轰鸣声，是幸福的序曲由远及近。当铁巨兽带着风冲来，吹起人们的衣

角时，所有抬头的瞬间都闪着光——那束车头灯破开黑暗，像给每个人的幸福清单盖了邮戳，承诺着“即刻送达”。

车门打开，像大河开闸。岸上的人涌入，车里的人冲出，这短暂的对流里藏着无数故事：有人要赶去给加班的爱人送热汤，有人要赴一场久别重逢的约，有人攥着刚发的工资，盘算着给家里添件新家具。我被人群裹挟着向前，回头望见站台已重新站满等待的人，每个人的肩膀上都驮着小小的太阳。车厢里的沉默，是酝酿幸福的发酵期。窗外闪过的灯带不是流星，是无数人点亮的幸福路标。我们乘钢铁舟楫漂流，从工作的战场驶向生活的港湾，每一次停靠都在给幸福加码。我们是城市的星火，看似微小，汇聚起来便照亮了万家灯火——菜市场的喧闹、厨房的油烟、灯下的阅读、床边的故事，都是我们用奔波兑换的甜蜜。

这条永不停歇的地下河啊，我们都是幸福的摆渡人。渡着自己的柴米油盐，也渡着他人的诗和远方。那些交错的身影、短暂的相遇，最终都汇入城市的星河，让每一寸土地都生长着希望。原来幸福从不是独奏，是我们用千万种奔赴，共同谱写的合唱。

凡尘一瞥

寻访扎达土林

吴海贝

暮色漫过山脉，我登上了土林之巅。无数根风蚀的廊柱在脚下铺展，夕阳将金箔碾碎在沟壑间，那些赭红、铁灰与沙黄的岩层便泛起微光，像沉睡经年的古老典籍被风掀动书页，露出时光的注脚。

我是在某个黎明闯入这片魔域的。越野车翻过垭口，天地骤然褪去所有柔软。车窗外掠过层层叠叠的土堡，它们以不可思议的角度切割天空，如同被遗忘在时光褶皱里的城池。羊群的蹄印在砂砾间忽隐忽现，恍若某种神秘的符咒，指引我们深入这片被风蚀刻的史册。

地质学家说这里曾是古特提斯海温暖的臂弯。千万年前造山运动的剧痛中，海水退成云絮，湖盆裂作峡谷。风携着粗粲的沙粒，用百万个昼夜在沉积岩上镂刻出塔楼、庙宇与倾颓的宫阙。我抚摸着那些岩壁的肌理，分明触到时光的掌纹，那些波浪状的横向沟槽是水的年轮，垂直的裂痕是风的铡刀，而凹凸的蜂窝状孔洞，大约是某个雨季遗落的泪痕。

正午的土林是座失语的迷宫。赭红色岩柱投下棱角分明的阴影，将大地切割成几何谜题。我的影子在岩壁间游移，时而拉长成朝圣的僧侣，时而蜷缩成负重的牦牛。有藏民告诉我，风起时土林会发出呜咽，那是古格王朝末代公主的魂灵仍在寻找她的鎏金佛刀。我屏息聆听，却只听见沙粒在岩窟间簌簌游走，像是时光的沙漏在悄然翻转。

在某个背阴的峡谷深处，岩层间嵌着完整的贝壳化石，螺旋纹路清晰如昨，仿佛只要俯耳细听，就能听见远古潮汐的私语。砂岩断面上的波纹层理，分明是湖水在某个黄昏留下的吻痕。暮色四合时登上古格王朝遗址。残阳为土林披上紫金袈裟，废墟的剪影在天地间勾勒出永恒的隐喻。三百年前，这个盛极一时的王朝在战火中崩塌，如今只剩风化的佛塔与褪色的壁画，在土林深处守着未解的偈语。我看见经幡在残垣上猎猎作响，玛尼堆的石头沁出霜色，恍惚间竟分不清哪些是人工的遗迹，哪些是自然的造像。

破晓前起了风。砂岩的孔穴开始鸣奏古老的音律，土林的轮廓在晨雾中渐次苏醒。阳光刺穿云层时，我看见千万根岩柱同时泛起金红的光晕，宛如大地突然睁开了眼睛。那一刻我忽然懂得，所谓永恒不过是无数瞬间的层叠，就像这些岩层记录着百万年的光阴，而我们都是途经此地的风，有幸在某个清晨，成为时光褶皱里一粒微尘。

岁月留痕

都说人生苦短，可苦中有乐。而收到来信曾经是我生活中的一大乐事，现在更是。

上大学之前，基本上没有写给自己的信。与信亲密接触的机会不多，只有偶尔帮不识字的村民们读一读来信，也帮他们写过几封回信。虽付出不多，获得的好感与赞誉却能装满几箩筐。这也让我对“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”的理解，不再停留在字面上。也为我后来给学生教授余秋雨《信客》时，打下了储存切身感受方面的坚实基础。

上大学时，经常收到考到全国各地的高中同学的来信。尤其是大二便开始业余创作的我，隔三差五向全国各地报刊杂志投稿，并于1987年底开始发表诗作。因那时不少杂志社都实行初审、复审、终审“三审”制度，故一篇稿子若被采用，至少要收到两封编辑部来信。发表时还会及时收到样刊和稿费。于是乎，每次大课间，下课铃一响，怀揣希望的我就会

像箭一样射到学校收发室，看班級信箱里有没有自己的来信。无论是亲人、好友、同学，抑或编辑部的来信，在我眼里，都是扑腾着的快乐和幸福。哪怕是让人失望的退稿信，也会让我因知道结果而坦然面对，若是退稿时还附有编辑老师的点拨，那更是如获至宝，反复品味、揣摩，因自觉受益匪浅而沾沾自喜。

参加工作不久便经人介绍谈上对象的我，热恋不到两个月，便因同样热爱诗歌的对象要到千里之外参加铁路大会战而“牛郎织女”起来。我因此写下“人隔千里/目光却在月球上偷聚”的诗句。现在想来，仍觉颇有情趣。那每周寄、收各一封信的频率，总叫被弹拨的爱的琴弦“同频共振”。我不知道后来的我，将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第三部诗集命名为《琴弦轻拨》，与此可有关联。但现在偶尔翻阅那些至今尚保存着的旧信时，那段“激情燃烧的岁月”还是梦境般将我笼罩起来。而当年若十天收

不到对象——今天的妻子的来信，便有“青鸟不传云外信，丁香空结雨中愁”的惆怅与迷惘的样子仍历历在目，一丝自嘲式的“莫笑相公痴，更有痴似相公者”的微笑，一朵浮云般掠过险峻的天空。

更让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是，那时家人或挚友，尤其是恋爱对象的来信，信封一角常写有“内有照片，敬请勿折”八个大字。每收到此类来信，拆封前都怦然心跳，拆封后取出相片，仔细端详一番后，便将那珍藏起来，待有空时再反复欣赏。而夹有照片的信，大多自然成了照片的说明书，与照片二者配合默契，“图文并茂”的感觉叫人乐不可支。

收到来信还有一个最大的附加价值，那就是贴在信封上并盖有邮戳的邮票。要知道，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，集邮热一点也不亚于文学热。我也曾脚踏文学和集邮这两条船。每遇到心仪邮票，便将信封置于清水中浸泡，然后完好无损地取下邮票，再将

其晾干。当有重样的邮票，便可用来与同学或朋友互通有无。这种快乐远超所谓的“等价交换”所能带来的快感。那种精神上的愉悦与发表作品相当，成就感不言而喻。

现如今，随着信息时代网络化全覆盖，信件的存在空间被挤压至少量的征稿启事，还有少量杂志社惠寄的样刊，其余几乎珍稀动植物濒临灭绝。即便如此，收到此类邮件仍感到快乐——其至少能像一块投进心湖的瓦片，激起对昔日雪花般满天飞的邮件的回忆的涟漪，让我浮木一样沉浸其中。甚至我耳旁又回响起龙飘演唱的一首老歌《等邮差》的旋律和歌词：“每天在等邮差，他去了又再来。走过我家门外，却不见他进来。为什么啊？为什么啊？你总是叫人，你总是叫人，空等待呀空徘徊……”

看这歌词，似乎就是我此时心情的真实写照。而那旋律也像呼啦啦般在我浑身上下不停地快乐旋转。



夏荷逸香 陆士德 摄